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内篇

談道

大道有一條正路進道有一定等級聖人教人只示以一定之成法在人自理會理會得一步再說與一步其第一步不理會到十分也不說與第二步非是苦人等級原是如此第一步差一寸也到第二步不得孔子於賜纔說與他一貫

又先難他多學而識一語至於仁者之事又說賜也非爾所及令人開口便講學脉便說本體以此接引後學何似痴人前說夢孔門無此教法

有處常之五常有處變之五常處常之五常是經人所共知處變之五常是權非識道者不能知也不擒二毛不以仁稱而血流漂杵不害其為仁二子乘舟不以義稱而管霍被戮不害其為義由此推之不可勝數也嗟夫世無有識者每

泥于常而不通其變世無識有識者每責其經
而不諒其權此兩人皆道之賊也事之所以難
濟也意非精義擇中之君子其誰能用之其誰
能識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
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
透徹之語如饑得珎羞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
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
不能覺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爲言者

情也故大道獨契至理不言非聖賢之忍於棄人徒嘵嘵無益耳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猶因人而就事

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真器不修修者偽物也真情不飾飾者偽交也家人父子之間不讓而登堂非簡也不侑而飽食非饕也所謂真也惟待讓而入而後有讓亦不入者矣惟待侑而飽而後有侑亦不飽者矣是

兩修文也廢文不可為禮文至掩真禮之賊也
君子不尚焉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
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
母無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至道之妙不可意思如何可言可以言皆道之淺
也玄之又玄猶龍公亦說不破盖公亦囿於玄
玄之中耳要說說箇甚然却只在匹夫匹婦共
知共行之中外了這箇便是虛無

除了箇中字更定道統不得傍流之至聖不如正
路之賢人故道統寧中絶不以傍流繼嗣何者
氣脉不同也予嘗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爲傍
流家宗子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巳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
巳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巳任是伊尹的巳和是
栁下惠的巳清是伯夷的巳志向偏于那一邊
便是巳巳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于
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巳便是人欲勝不得這

已都不成箇剛着

自然者發之不可遏禁之不能止纔說是當然便沒氣力然反之之之聖都在當然上做工夫所以說勉然勉然做到底知之成功雖一分數境界到那難題試驗處終是微有不同此難以形迹語也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却尋出甚高難行之事玄冥隱

僻之言恠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
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
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
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
其意見纔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闊肆以
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餮玉
屑厭布帛而慕火浣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之一字是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
四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

都是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
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箇別箇都
可勾銷五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箇都是一家
貨更成甚麼道理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賊道賊道全是賢智
後世無識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示天下以
大中至正之矩而但以賢智者爲標的世間有
了賢智便看的中道尋常無以過人不起名譽
遂薄中道而不爲道之壞也不獨賢智者之罪

而推崇賢智其界亦不小矣中庸為賢智而作也中足矣又下箇庸字旨深哉此難與曲局之士道

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為聖

人所未爲而㸃合聖人必爲之之事此固聖人之
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逼者道
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
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
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
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
求通不知易是箇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箇
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

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
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離了中亦成不
得寒暑災祥失中則萬物殃飲食起居失中則
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臟各得其職此之
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是以聖人執中以
立天地萬物之極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
暢然

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
味者嘗纔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五色勝則相掩然必厚益之猶不能渾然無迹維
黒一染不可辯矣散黒者萬事之府也斂藏之
道也帝王之道黒故能容保無疆聖人之心黒
故能容會萬理蓋含英采韜精明養元氣蓄天
機皆黒之道也故曰惟玄惟默玄黒色也默黒
象也書稱舜曰玄德升聞老子曰知其白守其
黒得黒之精者也故外著而不可掩皆道之淺

者也雖然儒道內黒而外白黒爲體白爲用老
氏內白而外黒白安身黒善世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
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假使天下皆聖
人道亦足以供其求苟皆爲盜蹠道之本體自
在也分毫無損畢竟是世有聖人道斯有主道
附聖人道斯有用
漢唐而下議論駁而至理雜吾師宋儒宋儒求以
明道而多穿鑿附會之談失平正通達之旨吾

師先聖之言先聖之言煨於秦火雜於百家莠
苗朱紫使後學尊信之而不敢異同吾師道苟
協諸道而協則千聖萬世無不脗合何則道無
二也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
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為限量不至
過醉這就是飲酒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
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
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

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
十全的堯舜
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
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
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底道
理那僮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
莫知措手那熟底入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
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
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

箇是粗底若説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
説這裏有神化性命這箇工夫還欠缺否推之
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
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
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曾理
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
物都在這裡横竪推行撲頭盖面脚踏身坐底
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粗淺底
有大一貫有小一貫小一貫貫萬殊大一貫貫小

一貫大一貫一小一貫千百無大一貫則小一貫終是零星無小一貫則大一貫終是渾沌

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已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illegible]

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
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
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
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
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
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陽爲客陰爲主動爲客靜爲主有爲客無爲主萬
爲客一爲主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

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無萬則一何處着落無一則萬誰爲張主此二字
一時離不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
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

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決裂不可
收拾宇內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
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嫌微是已一
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道脈純
雜是已

儒者之末流與異端之末流何異似不可以相誚也故明於醫可以攻病人之標本精於儒可以中邪說之膏肓闢邪不得其情則邪愈肆攻疾不對其症則病愈劇何者授之以話柄而借之以反攻自救之策也

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真或執偏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狥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

術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異端之異端真非也其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衛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辯哉

天下事皆實理所爲未有無實理而有事物者也幻家者流無實用而以形惑人嗚呼不窺其實而眩于形以求理愚矣

公卿爭議于朝曰天子有命則屛然不敢屈直矣師儒相辯于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

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
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
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
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
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
存亾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
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正學不明聰明才辯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

成一家之說而道始千岐百徑矣豈無各得終
是偏術到孔門只如枉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禪家有理障之說愚謂理無障畢竟是識障無意
識心何障之有

道莫要于損己學莫急于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
箇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萬籟之聲皆自然也自然皆真也物各自鳴其真
何天何人何今何古六經籟道者也統一聖真

而漢宋以來胥執一響以吹之而曰是外無聲矣觀俳諧者萬人粲然皆笑聲不同也而樂同人各笑其所樂何清濁高下妍媸之足云故見各鳴其自得語不詭于六經皆吾道之衆響也不必言言同事事同矣

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則形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之氣無無氣之形星隕爲石者先感于形也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些不好何等暢快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爲故一向不盡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閣起只說箇當然聽那箇自然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道有二然舉世皆顚倒之有箇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做去有箇自然是屬天底

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昏迷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將當然底全不着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聖賢看着自然可得底果于當然有碍定不肯受況未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眞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氣用形形盡而氣不盡火用薪薪盡而火不盡故天地惟無能用有五行惟火爲氣其四者皆形也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
本體閑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聲
色貨利此人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禪人欲不
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底人欲即不好底

天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為初學言也君子為
善只為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
人知我知渾是不求底有一求心便是偽求而

不得此念定是襄歟
以吾身爲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
可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爲內
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
焉而君子不辭
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
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
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賔使
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

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齊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齊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釋衣冕而持敬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君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能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及居不容點之浴沂何害其爲敬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

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意逐
百欲而此身卻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譬如
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輕聲女教內則原是
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饁婦汲妻及當顛沛奔
走之際自是囬避不得然而貞信之守與深藏
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擇人
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只要箇心與正
依事與道合

先難後獲此是立德立功第一箇張主若認得先

難是了只一向持循去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
年如是月如是竟無效驗也只如是久則自無
不獲之理故工夫循序以進之效驗從容以俟
之若欲速便是揠苗者自是欲速不來

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惟靜觀者知之惟靜養者契
之難與紛擾者道故止水見星月纔動便光芒
錯雜矣悲夫紛擾者昏昏以終身而一無所見
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

子於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
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
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位育念頭如何一刻
放得下

萬物生於性死於情故上智去情君子正情衆人
任情小人肆情夫知情之能死人也則當遊心
於澹泊無味之鄉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漠然
不以嬰其慮則身苦而心樂感殊而應一其所
不能逃者與天下同其所了然獨得者與天下

異

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糢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

人一生不聞道真是可憐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是肫肫其仁天下一家滋味然須推及鳥獸又推及草木方充得盡若父子兄弟間便有各自立達爭先求勝的念頭更那顧得別箇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功是第三等名是第四等自然之謂道與自然遊謂之道士體道之謂德百行俱脩謂之德士濟世成物謂之功一味爲天下潔身著世謂之名一味爲自家立言者亦不出此四家之言下此不入等矣

凡動天感物皆純氣也至剛至柔與中和之氣皆有所感動純故也十分純裏纔有一毫雜便不能感動無論佳氣戾氣只純了其應便捷於影

響

萬事萬物有分別聖人之心無分別因而付之耳

譬之日因萬物以爲影水因萬川以順流而日

水原無兩未嘗不分別而非以我分別之也以

我分別自是分別不得

下學學箇甚麼上達達箇甚麼下學者學其所達

也上達者達其所學也

弘毅坤道也易曰含弘光大言弘也利永貞言毅

也不毅不弘何以載物

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脩己只管治人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悔者䫉深沉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跲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為驕戚言之則以為懦謙言之則以為諂直言

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譏無爲發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余多言而無當真知病本云云當與同志者共改之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髮少不得底

靜中真味至淡至冷及應事接物時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只是衆人習染世味十分濃艷便

看得他冷淡然冷而難親淡而可厭原不是真
味是謂撥寒灰嚼爭蠟
明體全為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
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
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箇身體一箇心腸同了便
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
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蠍都是我身上分來那
箇是天地那箇是萬物

萬事萬物都有箇一千頭萬緒皆發於一千言萬
語皆明此一千體認萬推行皆做此一得此一
則萬皆舉求諸萬則一反迷但二氏只是守一
吾儒却會用一

三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下手處皆是制
欲歸宿處都是無欲是則同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
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
不得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夫

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痛快聽者再不惺憹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

罕譬而喻者至言也譬而喻者徵言也譬而不喻者玄言也玄言者道之無以爲者也不理會玄言不害其爲聖人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精實出於吾口而當於天下之心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吊詭探奇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是謂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孽也經生學士之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惟異足以文

凢陋之筆見其恠異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顔泚顙而彼方以爲得意者也哀哉

衰世尚同盛世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流合汚盛世尚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恭脩政無異識圯族者殛之孔門同道協志脩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説破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

砥柱一顧百靡誰容盡醉之醒人讀桃園誦板蕩自古然矣乃知盛世貴同衰世貴獨獨非立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即盛世之同矣

世間物一無可戀只是既生在此中不得不相與耳不宜着情着情便生無限愛欲便招無限煩惱

安而後能慮止水能照也

君子之於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於言也語乎其所不得不語默乎其所

不得不默尤悔庶幾寡矣
發不中節過不在已發之後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
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耻也見得大時世間
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
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誠與才合畢竟是兩個原無此理盖才自誠出才

不出於誠算不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

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

斷則心無累或曰斷用在何處曰謀後當斷行後

當斷

道盡於一二則贅體道者不出一二則支天無二

氣物無二本心無二理世無二權一則萬二則

不萬道也二乎哉故執一者得萬求萬者失一

水壅萬川未必能塞木滋萬葉未必能榮失一

故也

道有一真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學
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議多而事愈僨
吾黨望人甚厚自治甚疎只在口吻上做工夫如
何要得長進
宇宙内原來是一箇纔說同便不是
周子太極圖第二圈子是分陰分陽不是根陰根
陽世間没這般截然氣化都是互爲其根耳
說自然是第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
等話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爲說不可不

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

人欲擾害天理衆人都曉得天理擾害天理雖君子亦迷况在衆人而今只說慈悲是仁謙恭是禮不取是廉慊慨是義果敢是勇然諾是信這箇念頭真實發出難說不是天理却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正是執一賊道舉世所謂君子者都在這裏看不破故曰道之不明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見孤陽也若無陽則二女

何不同行之有二陽同居其志同行不見陰也
若見孤陰則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故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六子雖具陰陽之偏然各成一體
故無嫌
利刃斫木綿迅礮擊風幟必無害矣
士之於道也始也求得既也得得既也養得既也
忘得不養得則得也不固不忘得則得也未融
學而至於忘得是謂無得得者自外之名既失
之名還我故物如未嘗失何得之有心放失故

言得心從古未言得耳目口鼻四肢者無失故
也

聖人作用皆以陰爲主以陽爲客陰所養者也陽
所用者也天地亦主陰而客陽二氏家全是陰
道家以陰養純陽而嗇之釋家以陰養純陰而
寶之凡人陰多者多壽多福陽多者多夭多禍
只隔一絲便算不得透徹之悟須是入筋肉淪骨
髓

異端者本無不同而端緒異也千古以來惟堯舜

禹湯文武孔孟一脉是正端千古不異無論佛
老莊列申韓管商即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異
端子貢子夏之徒都流而異端蓋端之初分也
如路之[illegible]岐未分之初都是一處發脚既出門
後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東南走走到極處末
路稍頭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其始何嘗不一本
哉故學問要析同異於毫釐非是好辨懼末流
之可哀也

天下之事真知再没箇不行真行再没箇不誠真

誠之行再沒箇不自然底自然之行不至其極不止不死不止故曰明則誠矣

千萬病痛只有一箇根本治千病萬痛只治一箇根本

宇宙內主張萬物底只是一塊氣氣即是理理者氣之自然者也

到至誠地位誠固誠僞亦誠未到至誠地位僞固僞誠亦僞

義襲取不得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安富尊榮
懽忻如意是我倘來底胸中便無許多氷炭

事有豫而立亦有豫而廢者吾曾豫以有待臨事
鑿枘不成竟成棄擲者所謂權不可豫設變不
可先圖又難執一論也

任是千變萬化千奇萬異畢竟落在平常處歟

善是性性未必是善秤錘是鐵鐵不是秤錘或曰
孟子道性善非與曰余所言孟子之言也孟子
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性此性善否或曰欲

當乎理即是善曰如子所言動心忍性亦忍善
性與或曰孔子繫易言繼善成性非與曰世儒
解經皆不善讀易者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
道謂一陰一陽均調而不偏乃天地中和之氣
故謂之道人繼之則爲善繼者禀受之初人成
之則爲性成者不作之謂假若一陰則偏於柔
一陽則偏於剛皆落氣質不可謂之道盖純陰
純陽之謂偏一陰三陽二陰一陽之謂駁一陰
三四五陽五陰一三四陽之謂雜故仁知之見

皆落了氣質一邊何況百姓仁智兩字括此以
見側禮者見之謂之禮義者見之謂之義皆是
邊見朱註以繼爲天誤矣又以仁智分陰陽又
誤矣抑嘗考之天自有兩種天有理道之天有
氣數之天故賦之於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
性二天皆出於太極理道之天是先天未着陰
陽五行以前純善無惡書所謂惟皇降衷厥有
恒性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也氣數之
天是後天落陰陽五行之後有善有惡書所謂

天生蒸民有欲孔子所謂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孟子道性善只言箇德性

物欲從氣質來只變化了氣質更說甚物欲

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身都是有底聲色貨利可愛可欲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世都是有底千萬罪惡都是這點心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太株連了只是先立乎其大有了張主小者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奪沒了窩主那怕盜賊問誰立大曰大立大

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脫畧便害事蓋赧放肆慣得久

了纔入禮群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慎也

絜矩是強恕事聖人不絜矩他這一副心腸原與

天下打成一片那箇是矩那箇是絜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是大擔當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此是大快樂

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

那外與末張主得甚

不是與諸君不談奧妙古今奧妙不似易與中庸

至今解說二書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於晦夜添濃雲也望諸君哀此後學另說一副當言語須是十指露縫八面開窻你見我知更無躲閃方是正大光明男子

形而上與形而下不是兩般道理下學上達不是兩截工夫

世之欲惡無窮人之精力有限以有限與無窮鬬則物之勝人不啻千萬柰之何不病且死也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

悟不知囬頭既囬頭却又羡慕此是一種依體

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真滋味

處明燭幽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處幽燭明是

謂神照是故不言者非喑不覩者非盲不聽者

非聾

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色聲香味道戒酒色財氣總

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儒衣儒冠而多欲怎

笑得釋道

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

大但自不可鑿求不可道破耳

天下之治亂只在相責各盡四字

世之治亂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只是箇我心作用
只無我了便是天清地寧民安物阜世界

惟得道之深者然後能淺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淺
者也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
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萬物皆能昏人是人皆有所昏有所不見爲不見

者所昏有所見爲見者所昏惟一無所見者不

昏不昏然後見天下

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三千三百便是無聲無臭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内聖外王不是兩人

損之而不見其少者必贅物也益之而不見其多

者必缺處也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

得

知是一雙眼行是一雙脚不知而行前有淵谷而

不見傍有狼虎而不聞如中州之人適燕而南之粤而北也雖乘千里之馬愈疾愈遠知而不行如痿痺之人數路程畫山水行更無多說只用得一篤字知的工夫千頭萬緒所謂匪知之艱惟行之艱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窮神知化窮理盡性幾深研極探賾索隱多聞多見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兩箇世俗知行不分直與千古聖人畝難以爲行郎

是知余以爲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難算得行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畀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遠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覔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覩之而不見他日無事于覔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于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從容而失之急遽

山峙川流鳥啼花落風清月白自是各適其天各得其分我亦然彼此無干涉也纔生係戀心便

是歆羨便有沾着至人淡無世好與世相忘而
已惟並育而不有情故並育而不相害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
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感
也
合是無明道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有中庸來無人看破
此一語此吾道與佛老異處最不可忽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
足子孫之殃也

只泰了天地萬物皆志暢意得忻喜懽愛心身豪
國天下無一毫鬱閼不平之氣所謂八達四遍
千昌萬遂太和之至也然泰極則肆肆則不可
收拾而入於否故泰之後繼以大壯而聖人戒
之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用是見古人憂勤惕厲
之意多豪雄曠達之心少六十四卦惟有泰是
快樂時又恁極中極正且懼且危此所以致泰
保泰而無意外之患也
今古紛紛辨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

之不明而聰明才辨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聖人往矣而中道自在安用是嘵嘵強口而逞辨以自是哉嗟夫難言之矣

人只認得義命兩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夫爲有所倚此至誠之胷次也空空洞洞一無所着一無所有只是不倚着纔倚一分便是一分

偏纔着一邊便是一邊礙

形用事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威儀三千禮儀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皆法也法是
死的令人可守道是活底令人變通賢者持循
於法之中聖人變易於法之外自非聖人而言
變易皆亂法也

道不可言纔落言詮便有倚着

禮教大明中有犯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肆而無
所容禮教不明中有守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

惟而無所容禮之於世大矣哉
良知之說亦是致曲擴端學問只是作用大端費
力作聖工夫當從天上做培樹工夫當從土上
做射之道中者矢也矢由弦弦由手手由心用
工當在心不在矢御之道用者銜也銜由轡轡
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銜
聖門工夫有兩途克己復禮是領惡以全好也四
夷靖則中國安先立乎其大者是正己而物正
也內順治則外威嚴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矣

敬肆是死生關

瓜李將熟浮白生焉禮由情生後世乃以禮爲情

哀哉

道理甚明甚淺甚易只被後儒到今說底玄寘只

似真禪如何使俗學不一切詆毀而盡叛之

生成者天之道心災害者天之人心道心者人之

生成人心者人之災害此語衆人驚駭死必有

能理會者
道器非兩物理氣非兩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氣所以然者理道與理䙡之無迹捫之無物必分道器理氣爲兩項殊爲未精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形而上無體者也萬有之父母故曰道形而下有體者也一道之凝結故曰器理氣亦然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氣也所以然者理也安得對待而言之若對待爲二則費隱亦二矣

先天理而已矣後天氣而已矣天下勢而已矣人
情利而已矣理一而氣勢利三勝負可知矣
人事就是天命
我盛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盛
衰勝負宇宙内只有一箇消息
天地間惟無無累有卽爲累有身則身爲我累有
物則物爲我累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有物而
忘物此身如在太虚中何累之有故能物我兩
化化則何有何無何非有何非無故二氏逃有

聖人善處有
義合外内之道也外無感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
理見物而裁制之則爲義義不生於物亦緣物
而後見告子只說義外故孟子只說義内各說
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義
雖緣外而形實根吾心而生物不是義而處物
乃爲義也告子再怎開口性合理氣之道也理
不雜氣則純粹以精有善無惡所謂義理之性
也理一雜氣則五行紛揉有善有惡所謂氣質

之性也諸家所言皆落氣質之後之性孟子所
言皆未着氣質之先之性各指一邊以相駁故
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
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
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諸
家再怎開口

乾與垢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髮乾坤盡頭處
即垢復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
便是生死之界

知費之爲省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
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
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者善樂者也而以樂爲
樂者痴一苦不返知逼之爲塞者善塞者也而
以塞爲塞者拙一逼必竭

秦火之後三代制作湮滅幾盡漢時購書之賞重
故漢儒附會之書多其幸存者則焚書以前之
宿儒尚存而不死如伏生口授之類好古之君
子壁藏而石函如周禮經出於屋壁之類後儒不

考古今之文槩云先王制作而不敢易卽使盡
屬先王制作然而議禮制度考文沿世道民俗
而調劑之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變通故曰刑
法世輕重三王不沿禮襲樂若一切泥古而求
通則茹毛飲血土鼓汙尊皆可行之今日矣堯
舜而當此時其制度文爲必因時順勢豈能反
後世而躋之唐虞或曰自秦火後先王制作何
以別之曰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線來真僞分毫
不錯

理會得箇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
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携錢
幣
耳聞底眼見底身觸頭戴足踏底燦然確然無非
都是這箇拈起一端來色色都是這箇却向古
人千言萬語陳爛葛藤鑽研窮究意亂神昏了
不可得則多言之悞後人也噫
鬼神無聲無臭而有聲有臭者乃無聲無臭之散
殊也故先王以聲臭爲感格鬼神之妙機周人

尚臭商人尚聲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

三千三百繭絲牛毛聖人之精細入淵微矣然皆

自性真流出非由强作此之謂天理

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便是真體認

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使人溫厚和平莫如樂德

性之有資於禮樂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極重

大極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禮樂之

用爲急耳自禮廢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

體矣自樂亡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

三代以降無論典秩之本聲氣之元即儀文器數蔓寐不及悠悠六合貿貿百年豈非靈於萬物而萬物且能咲之細思先儒不可斯須去身六字可爲流涕長太息矣

惟平脉無病七表八裏九道皆病名也惟中道無名五常百行萬善皆偏名也

千載而下最可恨者樂之無傳士大夫覩爲迂濶無用之物而不知其有切於身心性命也

一中平常白淡無謂之七無對一不對萬萬者一

之分也太過不及對中者太過不及之君也高
下對平者高下之準也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對
常者不增不減之物也青黃碧紫赤黒對白者
青黃碧紫赤之質也酸鹹甘苦辛對淡者受和
五味之主也有不與無對無者萬有之母也
或問格物之物是何物曰至善是已如何格曰知
止是已中庸不言格物何也曰舜之執兩端於
問察囿之擇一善而服膺皆格物也擇善與格
物同否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格物也致知

誠正脩齊治平皆擇善也除了善更無物除了擇善更無格物之功至善即中乎曰不中不得謂之至善不明乎善不得謂之格物故不明善不能誠身不格物不能誠意明了善欲不誠身不得格了物欲不誠意不得不格物亦能致知否曰有佛老莊列皆致知也非不格物而非吾之所謂物不致知亦能誠意否曰有尾生孝已皆誠意也乃氣質之知而非格物之知格物二字在宇宙間乃鬼神訶護真靈至寶要在箇中

人神解妙悟不可與口耳家道也

學術要辨邪正旣正矣又要辨真僞旣真矣又要
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輙便許
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
弱謂之身窮學問空踈謂之心窮

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
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
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

　戸曰我只是我

與友人論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因指几上香曰此
　香便是禮香烟便是樂坐在此便是禮一笑便
　是樂

心之好惡不可迷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惡不可
　狥也瞽者不辨蒼素聾者不辨宮商鼽者不辨
　香臭狂者不辨辛酸逃難而追亡者不辨險夷
　遠近然於我無損也於道無損也於事無損也
　而有益於世有益於我者無窮乃知五者之知

覺道之賊而心之殃也天下之禍也

氣有三散苦散樂散自然散苦散樂散可以復聚
　自然散不復聚矣

悟有頓脩無頓立志在堯即一念之堯一語近舜即一言之舜一行師孔即一事之孔而况悟乎若成一個堯舜孔子非真積力久變而後已不能

呻吟語卷之一終